

《南京照相馆》：记忆如何在底片显影？

◆ 高 凯



照相馆里那些被反复冲洗的底片，恰是对这种异

化的无声反抗。日军欲销毁的屠杀影像在显影液中渐显，暗房里重现的画面终成暴行曾经存在的铁证，与“亲善照”的虚假形成尖锐对峙。由此，暗房里逐渐清晰的影像，不是对历史的割裂与掩饰，而是对被妄图篡改真相与记忆的修复与矫正，成为一种唤醒的力量。

“洗照片”是《南京照相馆》中最重要的动作与场景。电影让角色亲手操作显影液、翻动底片，把抽象的“观看”转化为具体的“参与”，重构其感知方式。观众亦通过跟随角色的动作完成情感投入，成为见证影像诞生的“在场者”与“证明人”。也正因此，摄影成为唤醒记忆、情感及责任的媒介。

记忆与情感总依附于具体的地方，《南京照相馆》对地方的书写与呈现恰是如此。这种对具体地方的执念，使战争与暴行的残酷更显锋利。王骁饰演的老金在照相馆展开的背景幕布，更把这种“地方感”推向纵深：幕布上除了南京，还绘着北平、上海、杭州、天津这些被画笔凝固的山河，在战火中化作最珍贵的精神原乡，那是父辈曾经踏足或心驰之所，也是后继再难凭亲历想象的地方。布面的磨损与褪色，凸显了它们在炮火下共同的脆弱，当熟悉的街巷沦为焦土，人们便本能地

以符号重构记忆，用想象维系与土地的情感联结，确认自己的身份与认同感。当这些地名在银幕上一次次被唤起，笔者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歌曲《我的祖国》。

乔羽当年写《我的祖国》时，特意避开“长江”“黄河”这类宏大的地理符号，偏偏以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落笔，恰恰吃透了这种“地方感”的精髓。歌词里“我家就在岸上住，听惯了艄公的号子，看惯了船上的白帆”，全是带着温度的具体场景，把人与河的关系织成了日常生活的肌理。这些细节让这“一条大河”不再是生硬的地理概念，而成为每个中国人记忆里“家门口的河”。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里的地方书写，正与这种逻辑同频。那些反复出现的地方印记，何尝不是另一条“大河”？它们让人们对土地的眷恋深深融进日常生活的褶皱。当这些承载着记忆与情感的地方遭遇劫难，共鸣便有了更沉的重量、更深的痛感。当人们再也不能在熟悉的地方见到寻常光景，那种被生生剥离故土的痛，才最钻心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最终把浸着血泪的底片递到观众手中，这些底片里既有侵略者暴行的铁证，也有无辜生命的悲鸣，更有普通人在绝境中对真相的守护、对家园的执念。这些底片不是让我们困在过去，而是要我们带着它们往前走。记着那些守护真相的人如何在黑暗里举着灯，记着那些眷恋家园的人怎样用念想对抗毁灭……这份记挂，会是对和平最实的守护，对尊严最硬的支撑。



扫一扫
请关注
“新民艺评”

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：穿透现实，渗出浪漫

◆ 吴永耀

看了由马伯庸小说改编的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，视觉带来的思绪很复杂，如同五味杂陈。

一千三百年前，贵人想尝新鲜荔枝，要把几千里之外的新鲜荔枝送到长安。太監知道这是个如同天方夜谭的梦幻之想。太監与庸官捣糨糊使奸，设立一个荔枝使职位，以此抛锅寻找替罪羊。于是，替罪羊也即故事的主角出现了。这是个兢兢业业又碌碌无为、老实巴交又热爱生活的长安底层小吏，磨炼了十多年还仅是京城司农寺上林署九品小官的李善德，人称“大傻老李”。当任务是造假的“荔枝使”职位送到他手中，他还以为是是个肥差，人生从此逆袭，仕途向他招手，刚借的房债可以还清了。喜悦刚萌未开，悲情无情展示在他眼前，剥开造假的任务，这是个陷阱，一个欲哭无泪的现实。

这个倒霉的男人身上还有股犟脾气，认死理，风尘仆仆来到岭南，

以他擅长的技艺，用格眼法，选运输路线，觅保鲜方法，再到上书以举国之力确保新鲜荔枝到长安。方案有了，但方案到实施再到完成又是另一回事，途中跑驿荒村，设卡埋障，更有峭壁悬崖扑杀，没有预料的险情绝境屡屡出现，最终在商人苏谅破财相助，仆人林邑奴拼死相救下，历经千辛万苦，一盆岭南新鲜荔枝终于呈现在贵人的寿宴上。他一路走来，整个过程处处有磨难，演绎出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，那是一幅幅唐代《清明上河图》场景的另一面。他所到之处官场腐败黑暗，权



贵争斗，刁难推诿，鱼肉百姓，更是一出百丑群露的现形记。

这是一出一千三百年前的古装戏，但有穿越时空的魅力。影片很会抓住观众的眼，揪住观众的心，用有啥写啥、缺啥补啥的方法使观众与《长安的荔枝》产生共鸣共振共情。穿透现实，渗出浪漫，哀其不幸，盼其好运，这是影片对“大傻老李”悲喜人生的艺术概括。



《你行！你上！》：也谈姜文的竞技美学

◆ 南妮

从娘胎里出生，一直到17岁替代名角演出，以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名扬世界的郎朗的这17年，拍成的电影《你行！你上！》，原名叫《英雄出少年》，前者解构了钢琴的优雅，后者将艺术天才与英雄画等号过于粗暴。但也许，如此的直觉感受，出自我们心忡的还是一个古典文化的语境。我们的语文评价标准赶不上突飞猛进的时光。

所有天才的成长都充满了折磨与痛苦。“郎朗成长记”也可以拍成一个传统的、在砥砺中有徘徊、在进取中有忧伤、意味隽永又充满张力的影片。姜文却不想那么干。《你行！你上！》更像一首昂扬的进行曲，充满一往无前的气势。它不是莫扎特的优雅仙乐，它是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势如破竹与宏伟雄浑。

《你行！你上！》的片头，也是后来在剧中出现的一幕：在考上北京音乐学院附小之前，受何赛飞所饰钢琴老师弃教的威胁，郎朗表示不弹钢琴了。“不弹你去死！”“死就死！”——父子两人在楼顶上干仗，儿子跳下高楼，只一只手臂被楼顶伏地的父亲抓住。真悬呢！揪心！即使是明知导演要演一出生死之搏的高潮，还是在心底抨击着成功学透示的灵魂分裂与过程变态。如果这是黑色幽默，并不好玩。

艺术传记片也好，艺术励志片也好，《你行！你上！》分明是体育竞技片的拍法。情感与情绪的点，像楼顶的父子冲突，作为最顶端的爆发，也只有几分钟。父亲是狼，儿子是羊，父亲要将羊变成小狼、中狼、大狼。有人赞美姜文影像的快捷节奏。情绪的抚慰与练习的训诫是以最少的时间、极简的画面来完成的。“爸爸——”，每一次比赛成功后，儿子张臂奔向父亲时的由衷喊叫，像一首首动人颂歌。是重复，也是递进。144分钟的时间，均速有效地分配在一次次冲击“第一名”的努力与完成之中。

是的，只有“第一名”才能在这个行业崭露头角，铸造辉煌。第一名只有一个，而对对手无数。当内涵最为丰富、风格可以无穷的音乐，也要以去掉对手方显成功之时，它显示了单一的竞技特

质。内卷，外卷，人才过剩。因为竞技而出的所谓俊杰，当然称得上英雄了。姜文在把握竞技特质上，敏锐而极尽挥洒。

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，俄罗斯最新影片《决战桑拿》，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建筑工头伊万·普罗特尼科夫，被自私狠毒的合伙人欺负，拿不到工钱。又因失业，被老婆赶出家中。无奈的他，去桑拿室中消遣，竟然被人发掘出其桑拿潜能，参加全俄罗斯桑拿耐力赛有100万卢布的奖金。教练与赛手“二人转”的施虐受虐，也是轻喜剧形式加黑色幽默。水煮，干蒸，树叶扇背、树叶捶打背部，谁先逃出，谁就失败。谁屏到最后一个人，谁就拿到100万卢布。78岁的第二名，8年前，不顾伊凡师傅说“受不了”，还在用树叶捶打，结果伊凡的师傅就此心脏出了毛病。如今，老头躺着，作为伊凡的对手，被扇得已经吃不消了，却就是不说。善良的伊凡不能为了100万卢布而眼见他死，最后只能选择停止。

桑拿竟然也是竞技运动。是的，所有的运动都是竞技，所有的竞技都充满残酷。

《你行！你上！》——儿子被全世界“看见”，胜利结果的平行叙事、慈爱父亲的结尾是：被查出他身体里有两个瘤子。瘤子的年岁与郎朗出生的年岁正相等。就像《决战桑拿》里的男主角最终下不去手捶打高龄又顽固的对手一样，

是人，总有软弱之处。有时候是意志，有时候是身体。当郎国任在郎朗最关键的演出中，因为伴奏退演，拿出二胡与儿子一起演奏时，那个场面是令人感动的。硬汉柔情，父子宿命。“你行！你上！”这个感叹句同时也是对着父亲说的。郎朗音乐的基因是始于父亲的。而父亲，经过插队落户去农村，经过军队与警察的工作，一直没有落下二胡。他以前那个时代的限制滋养儿子的无限制，以民乐的音符来掌握西洋的音符。岁月曾经的苦难与磨难全部升华为竞技的动力、经验与能耐。“没有做不到的事，只有想不到的事。”

属于60后的姜文可能有着与周边环境不符的名词：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所以，未必能打动大多数人的心。